

抗戰戲劇叢書之六

漢奸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奸 漢

著 塵 白 陳

抗戰戲劇叢書之六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中 華

1 9 3 8

抗戰戲劇叢書

一 米(一景四幕劇)

洪深著 售洋二角

二 前夜(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三角半

三 李秀成之死(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三角半

四 塞上風雲(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洋三角

五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售洋三角

六 漢奸

陳白塵著 售洋三角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漢奸

陳白塵著

1938.6.15初版

1—3000冊

發行人 唐性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總店：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分店：重慶、宜昌、武昌

版權所有

實售大洋三角

「漢奸」題記

這兒所集的兩個多幕報告劇，是八·一三以後所寫的急就草。——當時同某一劇團西上四川，擔任編導部工作，爲了急於上演，臨時「趕」出來的貨色。

「蘆溝橋之戰」在「文學」上發表及在渝蓉兩地公演時，曾經一再說明它和上海劇作者集體創作之「保衛蘆溝橋」的血緣關係。當劇團西行時，蘆溝橋雖不幸失守，但換來了全面抗戰。這使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子孫，都在悲痛中奮昂起來。記得大世界炸彈事件的當日向晚一個腿部受傷的工友，一邊按住傷口，一邊攙扶着他的老母在馬路上找尋當夜住宿地的時候，臉上却露着得意的笑，向路人講述着我們空軍如何英勇地轟炸出雲艦的情形，——真使你在他的笑顏裏就看出了新中國的曙

光了。——這，是中國英勇的抗戰民衆的樂觀的笑，是決心抗戰，具有最後勝利之最大信心的中華民族的笑！——我們需要這種咬緊牙關，爲勝利的明天而歡喜的笑。我們雖不是不需要高舉鐵拳的怒吼，但堅強我們長期抗戰與最後勝利之獲得的信心，是更切要於抗戰情緒之鼓動與激發的。因此，企圖把保衛蘆溝橋第三部改寫作失守以後，便是這種打算。但動手以後，一以牽動太多，劇本的面目全非，二以這樣的改作，難於獲得，事實上也不能獲得全體作者的同意；且以畫蛇添足，不能拖別人下水。便以個人名義，整個重寫過，成此蘆溝橋之戰。當在第二幕裏仍多少保存原劇第二部的原形，這是該向該劇全體著作者致謝的。

「漢奸」和「蘆溝橋之戰」一樣，僅一未經藝術加工的報告劇而已。在抗戰以後，日本強盜所加於我們的暴行，是罄筆難書的。這里，只想把那屠殺奸淫的獸行，作個比較連串的報告，以加強對於日本強盜之認識與憤怒，別無他求。雖以「漢奸」命題，但對於漢奸之描畫，實在太寬容了它！——這，我企圖在新作「魔窟」

中去贖我的過失了。

前者是在臨啓程時逼出，後者是在後台化裝室的嘈雜空氣中趕成。其潦草的程度，說來自己也覺汗顏。但如今結集出版，雖也可以美其名曰「略以救濟劇本荒，」但在我個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給在那劇團中的一段「鬥爭」生活留一印痕而已。

白塵一九三八·五·一九·重慶

漢奸目次

一・漢奸(四幕劇)

第一幕	(一)
第二幕	(二七)
第三幕	(四九)
第四幕	(六四)

二・蘆溝橋之戰(三幕劇)

第一幕 (七七)

第二幕 (九五)

第三幕 (一一八)

漢
奸(四幕劇)

第一幕

時：滬戰中某夜

地：上海租界內

人：李大爺

老鴿

翠紅

花寶寶

愛娟

胡二爺

劉三

小三子

景 一個中等妓院。

(開幕)

(房間裏沒有人，電燈也關着，遠遠砲聲不絕。)

(突然，外邊樓梯聲響，有人叫喊。)

老鴉的聲音：李老爺，樓上廂房裏坐——翠紅——花寶寶！上來！全上來！李老爺來了。

(有女人應聲)

(門口伸進一隻手，扭開電燈。)

李大爺：三十多歲，頭戴黑呢帽，身穿中國式馬褂呢夾大衣，裏面襯的是玄色嘩
噠夾袍。脚穿薄底緞鞋——急急忙忙地走進來。）

（後面跟進來老鴛——三十多歲，正是個半老徐娘——一邊招呼李大爺坐，一邊動手替他脫夾大衣。）

老鴛：（酸溜溜地）請坐，請坐，唷！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啦？

李大爺：（向床上一倒）胡二爺跟劉三來過嗎？——哎呀，我的媽呀！

老鴛：唷！看累的！昨兒夜裏在那個騷貨家住的？說呀！

李大爺：媽的，別胡扯！問你正經話，胡二爺跟劉三來過沒有？

老鴛：沒來過！你說呀，這些日子怎麼不來？

李大爺：（有點厭膩）這些日子你那死王八男人不是來家了嗎？

老鴛：啞！（對他的屁股打一個巴掌。）死鬼。

李大爺：嘖！噫噫噫，他媽的你是臘月裏生的？動手動脚的幹嗎呀？

老鴿：嘖！死沒心的東西！老娘的錢給你騙光了，你還來做什麼？

李大爺：（跳起來）放你媽的屁！老子這一年用過你的錢沒有？

老鴿：嘿、嘿，你李大爺現在還不抖嗎？跟東洋人軋上朋友了，大把洋錢朝口袋裏

裝，還認得我馬大嫂嗎？

李大爺：（怒）媽的皮！你說什麼？

老鴿：哼！可是我馬大嫂眼睛是玻璃的，什麼看不明白？不用說你不來，來了還是

爲我嗎？——哼，人老珠黃不值錢嘍！……………

李大爺：（拍褲子）少嘀咕！

老鴿：狠什麼？我又沒說你跟東洋人打交道……

李大爺：（掏出手槍）再說！

（老鴿怒目而視）

（一陣樓梯聲，許多女人一片聲音上來。）

女人聲：李老爺！李老爺！……

老鴿：死婊子！到這會兒才上來，看你李老爺等得生氣了！

（翠紅，花寶寶和一個新妓女愛娟進來，翠紅和花寶寶一進門就撲到李大爺身上去，愛娟却緩步地走過來。）

（外邊賣晚報賣五香茶葉蛋的叫喊聲，以及許多淫靡的歌聲不斷地傳進來。）

翠紅：李老爺，你替我打的金戒指呢？拿來，拿來！

花寶寶：手錶帶來沒有？（掏他的衣袋）

李大爺：別吵！別吵！都有！都有！

翠紅：拿來呀！拿來呀！（動手翻他衣裳）

愛娟：（慢吞吞地）喲，李老爺你來啦！

李大爺：（學她）喲，李老爺你來啦！怎麼樣？沒勁兒啦！

愛娟：李老爺你真會罵人！

翠紅：別胡扯，金戒指拿來呀！

花寶實：（扯住他）手錶到底給不給？

李大爺：（摸摸翠紅和花寶實的嘴吧，走向愛娟）別吵，別吵——愛娟，你過來！

愛娟：（做作的愛嬌）過來就過來！——怎麼？

李大爺：（指大腿）坐下來！

愛娟：坐下就坐下！（坐在他的左腿上，替他點香煙）

翠紅：（向李）算了吧！金戒指，嘿！別做夢了！我們走！

花寶實：李老爺儘騙人！

李大爺：走？誰走就打斷誰的腿！

翠紅：不走？戒指呢？

李大爺：金戒指？媽的，你曉得租界上大銀樓都關了門麼？——你當你李老爺是洋

盤？（掏出一捲鈔票）看，老爺有的是錢，還買不起金戒指跟手錶嗎？——他媽的

，沒見過世面的東西！一來就要這樣，要那樣，連他媽的盤子都忘了！（向愛娟）
呐，（給她一疊鈔票）給你！

愛娟：噯喲！李老爺，別生氣，連我也忘了。（向翠）盤子！

翠紅：（向外叫）盤子！

外邊聲音：噯！

愛娟：李老爺消消氣，人家也是跟你開玩笑的，當什麼真呢？——翠紅，寶寶，過
來替李老爺賠個禮！（翠紅寶寶走過來。）

花寶寶：（摸他的胸）喏，我們說的玩話嘛！

翠紅：喏，李老爺真生我們的氣啦！（慢慢走過來）

李大爺：（恨恨地）去罷！去罷！

外邊聲音：來啦！

（翠紅，寶寶去接了瓜子盤子和手巾來）

翠紅：李老爺！揩臉。

愛娟：床上躺罷！

李老爺：（擰了手巾）寶寶，替我搥腿。你替我搥搥背，愛娟。

花寶寶：是了。

愛娟：好。

（於是躺在床上。將翠紅丟在一邊）

愛娟：（一邊替他搥背）李老爺，我問你一句話……（笑起來）

李老爺：什麼？

愛娟：李太太還常常出來找你嗎？

李老爺：（討厭）你問她幹嗎？

愛娟：（撒嬌）我要問她，我吃醋麼！

李老爺：他媽的少管閑事！

愛娟：我要問嘛！

李大爺：讓我吸烟呀！

愛娟：告訴我，才讓你吸！

李大爺：他媽的，——她早不敢出來了！

愛娟：吹牛皮，說大話——她爲什麼不敢？

李大爺：鬧北在打仗，她怎麼敢出來？

愛娟：鬧北打仗……那您怎麼敢出來？

李大爺：我？（狂笑）哈哈！打仗還能管得住我李大爺麼？

愛娟：您不是也住在中國地界麼？

李大爺：嘿！別說我此刻不住在中國地界了，就住在中國地界，誰還敢攔我上租界

上來麼？

愛娟：日本人准你走麼？